



論語集義

四

口 12
3020
4



門 口 12
3020
4

論語卷四



季氏第十六

信州 久保 愛 集義
男 久保 謙 校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瑜。○孔安國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魯之附庸。當時臣

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孔安國曰：冉有與季路

戎事也。春秋傳曰：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

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

餘。下過與同。○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夫顓臾，

相其室而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季第

有

於見孔

戎無

相其

國東曰

域主顯

皆

實曰

相融

何當

陳布

柙積

曰匱匱

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並同。邦或作封。○孔安國曰：以為東

蒙主者。使主祭蒙山也。魯七百里之封。顯與為附庸。在其域中。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邢

曷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邢曷曰：夫子謂季氏也。朱熹曰：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音丑。焉於虔反。相息亮反。下相夫子同。○馬融曰：

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包咸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

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陸本作匣。積音

獨。○爾雅曰：兕，野牛。馬融曰：柙，檻也。積，置也。失毀豈非典守者之過邪？朱熹曰：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

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費音秘。陸本無後世二字。○馬融曰：固，謂城郭

完堅也。費，季氏之邑也。愛曰冉。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舍音捨。更字據皇本。子欲之。今見責而更作

他辭。故孔子復責之。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地。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

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咸曰：政教均平，則不

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朱熹曰：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

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析星歷反○孔安國曰民有異心而謀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勤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邦鄭本作封○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

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愛曰他書亦不載伐

顓臾之事恐因孔子之言而止之矣是聖人在封內之益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據王制所載賜樂賜

圭瓚者禮樂自天子出者也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子衰微則霸主代而行之自諸侯

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安孔

國曰希少也愛曰霸主復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微而其大夫專天下之政陪浦田反○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太

不失矣幸純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失之遲速大

約世數如此也愛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安

國命謂君之政令也朱熹曰言不得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師說曰言處士不橫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

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逮音代又大計反○邢昺曰逮及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符○孔安國曰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也三御皆出桓公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佞俛損矣便婢絲反下同辟去聲與嬖通○物茂卿

曰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則觀其才友多聞則廣其知愛曰便嬖侍臣使令於前

而便者也善柔似良而柔弱不能正君者也佞有才略而便者也能為難為者以取寵不顧其敗

是以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三樂舊音

五教反茂卿讀樂皆音洛唯禮樂之樂音岳○何晏曰動得禮樂之節古音曰荀子云由士以上則

必以禮樂節之孔安國曰驕樂恃尊貴以自恣也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愛曰所謂遊蕩無度

也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起

躁早報反瞽音占○愛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孔安國曰愆過也鄭玄曰躁不安靜也孔安國曰隱

隱匿不盡情實也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朱熹曰瞽無目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少時照反鬪丁豆反○君子謂成德之

子同鬪鬪狠也孔安國曰得貪得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宰

純曰畏畏敬也天命靡常大人謂人主也人主如龍有逆鱗也聖人之言信而有徵是以君子皆畏

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戶甲反。侮凶甫反。○邢昺曰。狎謂輕慢。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

也。太宰純曰。困。乏困也。有所受困而後學。如晉范獻子。魯孟僖子。皆是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忿。乃。友。難。乃。

且反。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南。反。○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朱熹曰。未

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

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者。行其道於天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安國曰。千駟。四

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其斯之謂與。與音餘。○胡寅

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亢音剛。

反。○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鯉音里過音戈下同。○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陸德明曰。鯉。伯魚名也。愛曰。春秋時。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故不學之。無與人言也。漢藝文志。詳言之。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有以立也。左氏昭七年傳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聞斯二者朱熹曰。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

異聞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遠于萬反。○伊藤維楨曰。遠者。謂不狎迨也。物茂卿曰。孔子不知伯

魚之學詩。學禮。邠未邠必問焉。而後知之。故陳亢以為遠其子也。太宰純曰。觀此亦見孔門諸子之嗜學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

正。稱號不審。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夫子言之乎。將門人所附乎。微子篇末三章亦同。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

見孔子使往。邢昺曰。蓋名虎。字貨。歸孔子豚。孔安國曰。欲使往謝

故遺孔子豚。說文曰。豚。小豕也。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塗音徒。字亦作途。○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見。太宰純曰。亾不在也。諸之也。謂孔子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

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好呼報反。

知音智。○太宰純曰。陽貨復問。而孔子答也。孔安

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

有知也。那曷。曰。亟。數也。那曷。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也。太宰純曰。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辭。免害也。朱熹

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唯習有善惡。聖則愈聖。愚則愈愚也。故所習不可不慎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音智。○孔安國曰。上知

賢使強。雙氣錄文曰。夫人夫人自餘曰。小童飛入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邢昺曰。之。適也。孔安國曰。子

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莞。華版反。馬於虔反。○何晏曰。莞爾。小

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子游

不盡其才也。物茂。卿曰。此蓋夫子之微言也。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以鼓反。○太宰純曰。諸之也。

人。人和則易使也。愛曰。此君子謂在下之人也。子曰。二三子。偃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二三子。從行者

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擾而小反。弗。擾皇本作

不擾。左傳史記作不狃。

論語集義 卷四

費音秘。○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
季桓子而召孔子也。邢昺曰：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狃也。字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

也。說音悅。○邢昺曰：未，無也。已，止也。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夫音符。○邢昺曰：徒，空也。孔安國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物茂卿曰：為仁與克已復禮為仁同義。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

不侮。孔安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倚杖也。任，不侮。孔安國曰：應事

敏則有功。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物茂卿曰：夫

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伊藤維楨曰：夫子以此答孔子，則子張進德之深，亦可知矣。學者以

曾子之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矣。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孔安國曰：子路

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諸之也。朱熹曰：親猶自也。孔安國曰：不入者，不入其國也。愛曰：此君子謂成德之人也。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麻末多反。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緇側其反。○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汚也。邢昺曰：涅，水中黑土。緇，黑色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薄交反。瓜古華反。焉於虔反。○何

晏曰：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皇

侃曰。甄瓜星名也。謹備一說。師說曰。孔子欲應弗擾。佛肝之召。而他書不見。遂應之。蓋以子路之諫也。所謂禦侮之友者非邪。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必袂。

反。○朱熹曰。居吾語女。語魚據反。○邢昺曰。居猶蔽。遮掩也。

子路則起而對。故夫子喻。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報反。下同。○朱熹曰。類。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愚若可陷。可因之類。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之非。毫無假借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詳解于泰伯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夫音符。○包咸。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許應反。○孔安國曰。興。引

盛衰。愛曰羣。謂羣居者。歌詩以述怨也。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邇音爾。○孔安國曰。邇。近也。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又足以資多識。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召實照反。下同。

學也。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淑女以配君

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刑。昺曰。牆面。面向牆也。愛曰。二南者。周召之所治。盛世之風也。况南國之人。古今富于文辭。其音雅正。而文華也。故學之。則雖未盡三百篇。尚可免為鄙野之人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

子曰邑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審反窬音瑜又與竇通與音餘○厲厲肅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孔安國曰穿穿壁窬窬牆太宰純曰諸之也師說曰言君子邑容厲肅而內柔弱者猶細民之有鑿壁踰牆以盜物之心也有恐人知之心故云爾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熹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注讀為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于孟子未篇物茂卿曰德謂有德之人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邢昺曰塗亦道也太宰禮遂人職曰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然則道塗至近者以譬不畜前言往行以美其身遽傳說之而已荀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是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哉音餘○朱熹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患得之潛夫論作患不得之○何晏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苟苟且也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

故痔大則執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也

邢昺曰三音無○邢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

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戾力計反朱熹曰

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孔安國曰蕩無所據太宰純曰矜當為狷聲之誤也馬融曰廉有廉隅

也孔安國曰忿戾惡理多怒朱熹曰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皇本無此章○既解于學而篇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也惡鳥路反下同覆芳服反○孔安國曰正色也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朱熹曰雅正也

愛曰佞人利口能變亂是非以惑人君人君過聽之則顛覆邦家而已

子曰予欲無言太宰純曰聖人自子貢曰子如不言

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形而不說唯有其實

是以人則之稱之蓋有警于貢者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孺而樹反○何晏曰孺悲魯人也朱熹曰嘗學于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

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頤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期音基下同鑽祖官反燧音遂○朱熹曰期周年也恐居喪不習而

崩壞也沒盡也升登也邢昺曰鑽木出火謂之燧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柰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朱氏註此說方不都合上讀此皇侃義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上讀此

食夫稻

天ノウチハ助序ノシ食稻ト云フニ全シ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一說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ト讀シテアリ言フハ三年ノ喪ヲ行フハ長キ故具シテ其父母ニ愛シテ有ルハ折有リトテ期年ニスルニテ有ニウカソウデアラリ

論語集義

卷四

朱熹曰。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愛曰。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以是象之也。然則固有期。可已之論。故宰我疑。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而問之。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音符。下同。衣於既反。女音汝。下同。○喪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麩麩。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緜緣。要經。不除。女安則爲之。無食稻。衣錦之禮。而汝安爲之乎。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不樂音洛。處昌呂反。○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

懷抱也。愛曰。三年問通作達。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奕音亦。○邢昺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圍碁謂之奕。賢勝也。已止也。物茂

卿曰。博局戲。如雙六。拾五類。太宰純曰。人心善動之物。故人不可以須臾無爲也。况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豈不難哉。博奕固非君子之事。而衆人爲之。可以消日。是猶勝乎。無所用心。亦可以免於閑居爲不善之患。故曰。爲之猶賢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朱熹曰。尚。上

義之謂勇。無義而有勇。在君子爲亂。在小人爲盜。伊藤維楨曰。君子小人。皆以位而言。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鳥路反。下皆同。唯惡者如字。石經無流字。訕所諫反。窒珍栗反。○愛曰：君子好隱惡，不好稱揚之也。下流訕上，謂居下位而上謗其君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曰：字以下子貢之言。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音智。孫音遜。國朝本作遜。訐居謁反。○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也。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迨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迨巨靳反。孫音遜。國朝本作遜。遠于萬反。○朱熹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太宰純曰：遠近皆不可。所以為難養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鳥路反。○蘇軾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融曰：微箕，二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也。邢昺曰：微子名啓，司馬彪云：箕子名胥。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孔安國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愛曰：去者為宗廟為所繫，皆大也。故同稱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三息暫反。下同。黜勅律反。馮於虔反。○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朱熹曰。黜退也。邢昺曰。馮何也。物茂。卿曰。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

齊景公待孔子。師說曰。景公聞孔子將來而待之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朱熹曰。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曰。此記景公前後兩次之言。非一時而有二言也。愛曰。少問而思慮相變。不能為事。孔子所以去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朝直遙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朱熹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愛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孔子去之。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其趣。而其志行一也。師說曰。疑此章前後失次。似當次柳下惠章矣。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興音餘。過音戈。之門二字。國朝本有之。○孔子也。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哀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也。愛曰。按莊周書。孔子在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歌也。已止也。邢昺曰。而皆語辭。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也。殆。危也。

言。辟音避。下遐。嫁反。○下。下客舍也。邢昺曰。趨。謂疾行也。愛曰。孔子聞接輿之歌。而知其非常人。欲與之言。接輿則懼人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論語集義 卷四 十四

歷反。耦吾口反。過音戈。○鄭玄曰。長沮。祭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朱熹曰。耦。並也。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也。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符。與音餘。○師說曰。輿。當作音餘。○字似而誤。與。少儀篇。執君之象車。義異。邢昺曰。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馬融曰。知津。言數周流也。問於祭溺。祭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與音餘。滔吐刀反。○邢昺曰。然。猶是也。孔安國曰。滔滔。周流之貌。師說曰。誰。何也。誰以易之。謂天下皆亂。無可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辟音避。耜音憂。輟而汝也。邢昺曰。輿等也。愛曰。辟人者。孔子也。蓋祭溺以為一世皆亂。焉往如此。則辟人無益。豈若辟

入山林哉。鄭玄曰。耜。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處告也。太宰純曰。耜而不輟者。記者之辭。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邢昺曰。憮。失意貌。朱熹曰。憮然。猶悵然也。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使非己也。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邢昺曰。與。謂相親與也。朱熹曰。天下若己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師說曰。丘不與易也。之與與。同。
 子路從而後。遇夫人以杖。荷蓀。從才用反。荷。何可反。蓀。徒弔反。○包咸曰。蓀。竹器也。丈人。老者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植。茶。邕石。經作置。古

字通。芸音云。○邢昺曰。夫子。孔子也。包咸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孔安國曰。除草曰芸。愛曰孰。何也。孔子不為大夫士之勤。不為農夫之業。四方漂泊之民。何為夫子。曰。植其杖而芸者。記者之辭。子路拱而立。○何晏曰。未知所以答之也。朱熹曰。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出行不在也。朱熹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朱熹

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長竹文反。己音紀。又音以。○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邢昺曰。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朱熹曰。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愛曰。君臣有義。人倫之大者也。故曰大倫。包咸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己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詩。照。○朱熹曰。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窟。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是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陟。仲。反。下同。行。下。孟。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朱熹曰。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

三年憂則行之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
 中慮亦可知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中權之法者多矣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
 棄以免患合於權也師說曰廢鄭本作發謂所發
 動中權度也發而中節發中功之類同文法也謹
 備一說愛曰不論朱張之行當時既已不詳故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摯音至○朱熹曰大師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於嫁反飯扶晚反

反○朱熹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
 名也物茂御曰亞飯三飯四飯奏樂以侑尸食之
 官也無初飯鼓方叔入于河包咸曰鼓擊鼓者方
 者不須侑也鼓方叔入于河叔名也朱熹曰河河
 內播鼓武入于漢播彼佐反鼓徒刀反字亦作鞞
 皇本作鞞○孔安國曰播猶搖



也武名也邢昺曰鼓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少師陽

擊磬襄入于海少詩照反○朱熹曰少師樂官之

琴者海海島也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

人皆去愛曰未知夫子言之乎門人所附乎此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本作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也朱熹
 曰弛遺棄也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大
 故謂惡逆之事也邢昺曰求責也愛曰師說云以
 與古通用同為大臣而已獨不與聞之所以怨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适古治反騶古花反○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
 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陸德明曰鄭玄云成王時劉

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林希元曰。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為真官。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逸。遷九鼎。三巫。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括。即伯适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朱熹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伊藤維楨曰。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曰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馬。能為有馬。於

度及。下同。凶音無。○邢昺曰。弘。大也。篤。厚也。凶。無也。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安國曰。問與子張曰。子

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

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矜。居陵反。賢與音餘。下同。拒。具呂反。○包咸曰。友交

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愛曰。子夏傳無友。不如已者之意。子張傳舉善而教不能之意。俱孔子之教也。而至再傳則已開爭端。後之是非並起宜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泥。乃細反。○太宰純曰。小道。謂百家眾技。去小智而大智明。是君子之所以不為小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音無。好。呼報反。○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邢昺曰。亡。無也。太宰純曰。此言温故知新之

論語集注

事。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國曰安

廣學而厚識之也。愛曰切問。謂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近思。謂能近取譬而恕之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邢昺曰肆

謂官府造作之處也。愛曰百工居肆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故其事成君子入學少而習焉故其道達。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音問○朱熹曰文飾之

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魚檢反。字或作嚴。音同。○鄭玄曰儼嚴正也。伊藤維楨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

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愛曰此君子謂在上之人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己音紀。謗布浪反。○

於人也。王肅曰厲猶病也。愛曰此君子謂在上之人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熹曰大德小

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也。愛曰荀子云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買反。正作灑。掃素

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者非也。○洒掃灑掃室堂及庭。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鄉而扱之類是也。包咸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但是人之未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噫，於其反。傳直專反。倦其卷反。區，羗于反。別，彼列反。焉，可於度反。誣，音無。卒，子恤反。○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邢昺曰：諸之也。朱熹曰：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本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伊藤維楨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為區種法，是也。師說曰：倦，疑當作傳。字形字音共似。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音憂。○朱熹曰：優，有餘力也。仕，與

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可及其餘。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愛曰：致，致盡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咸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者也。愛曰：於仁則有未盡者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

道薄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愛曰：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朱喜曰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膚方于反。○包弟子。士師。典獄之官。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愛曰：情。情實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鳥路反。○孔安國曰：紂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朱熹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伊藤維楨曰：言人有汗賤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古衡反。○孔安國曰：更改也。愛曰：謂不損於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朝直遙反。焉學於夷反。下焉不學同。墜直類反。識音志。或如字。蔡邕石經作志。○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也。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愛曰：左傳所謂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是也。邢昺曰：焉。猶安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直遙反。

行則惡名歸之。亦猶如此。愛曰：此君子謂在上之人也。次章同。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古衡反。○孔安國曰：更改也。愛曰：謂不損於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朝直遙反。焉學於夷反。下焉不學同。墜直類反。識音志。或如字。蔡邕石經作志。○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也。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愛曰：左傳所謂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近者。是也。邢昺曰：焉。猶安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直遙反。

行則惡名歸之。亦猶如此。愛曰：此君子謂在上之人也。次章同。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馬融曰。魯大夫叔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孫川仇也。武諡也。

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

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譬之石經。及皇本皆作譬諸。窺棄規反。好如字。夫子之牆也。字。國朝本及皇本有。數色主反。

○朱熹曰。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咸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

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

知量也。多與祗通。音支。量音亮。○邢昺曰。無以為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訾也。朱熹曰。土高曰

丘。大阜曰陵。何晏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伊藤維楨曰。言無損於日月之明也。朱熹曰。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知音智。下同。○太宰絀曰。恭。允恭克讓。之。知恭。愛曰觀。其言發。而知其人之智愚。夫子之

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朱熹曰。夫子之階。梯也。

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音道

導。綏音雖。○孔安國曰。得邦家。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

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伊藤維楨曰。立。謂植其

生所謂制其田里是也。朱熹曰：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謝良佐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朱熹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邢昺曰：咨，嗟也。爾，女也。伊藤維楨曰：曆數

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在爾躬，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包咸曰：允，信也。愛曰：天道在躬者，天子之職也。當精一執中，不可頗偏也。加之勤恤四海，困窮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書云：永終是圖。詩云：以永終譽。皆永久全之。半途無變，謂之永終。又案莊周書云：天有歷數，地有人據。舜亦以命禹。堯命己之辭，命禹與此曆數同。

舜亦以命禹。堯命己之辭，命禹與此曆數同。

禹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

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牲茂后反。蔽，必袂反。○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

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愛曰：今墨子作湯曰：惟予小子履，是也。邢昺曰：玄牡，黑牲也。昭，明也。包咸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

擅赦也。朱熹曰：簡，閱也。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孔安國曰：無以萬方

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力代反。○朱熹曰：此以下述武王事。何晏曰：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節。○朱熹曰：此周書恭誓之辭。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

忠，則誅之。管蔡是也。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愛曰：此稱周家用人，雖有周密近親，不如仁人之貴，以誓

稱周家用人，雖有周密近親，不如仁人之貴，以誓

象之辭也。淮南子曰：無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一節。量音亮。○包咸曰：權，秤也。量，斗斛也。朱熹曰：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一節。○朱熹曰：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所重，民食喪

祭。一節。食音嗣。○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

民食喪祭，甚不穩。滕清卿曰：民當作實。音之誤也。

左氏昭公四年傳有實食喪祭之語。實，謂實禮也。

禮也。祭，謂祭禮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一節。說音悅。○孔安國曰：言政教公

故傳以示後世也。愛曰：仲尼之道，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者也。故於終篇錄二帝以下之治法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下同。○伊藤維楨曰：惠

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

猛。而今不然。故以為美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

政，無費於財。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焉，於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慢

諫反。○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儼，魚

檢反。子張

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尺遂反又如字吝力刃反○馬融曰不戒視成者不宿戒而責目前成也朱熹曰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太宰純曰如所謂

人不知而不愠者斯謂之知命之君子矣物茂卿曰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伊藤維楨曰禮者身之幹也故知禮則有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物茂卿曰言者先王之法言也愛曰知法言以聞人之言則知其言之得失則可以知其人之知不知也

論語卷四終

附錄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

篇又曰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又曰論語者

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

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

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

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

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

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

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

後而行於世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

何平仲曰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

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

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

頗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

皆以教授之故有齊論有魯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

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

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亮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前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

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

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

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

為之訓說漢末太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

以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為義說

邢昺明曰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

所行篇次是也

程正仲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伊東原佐曰、愚以謂此特謂撰夫子之語而已、至諸子之語、未必盡然、蓋論語一書、記者非一手、成者非一時、何者、除有子曾子外、閔子冉子亦以子稱、而諸子之語、曾子最居多、子貢子夏次之、學而一篇、三載有子之語、而子張篇多記子張之言、則知夫子之語、皆成於游夏等所撰、而諸子之語、則各出于其門人之所記、然要之、編論語者、亦游夏之儔而已、又曰、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者、而又次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為二十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十篇既

自為成書、且詳其後十篇章句、其議論體制、亦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

太宰德夫曰、琴張原思等取家語中純粹精實者、而脩其文、以為論語、是論語與家語、猶春秋內外傳也、又曰、先王之道、論定於仲尼、故名其書曰論語、仲尼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然則論語者、非孔氏私家之言、迺先王之法言也、

謙謹案古書不載論語作者、則其姓名不可識也、後世諸家各成一家之說、其言不同、其說無徵、皆取諸臆、然則論語之一書、成于誰氏、固出于孔子之門、而孔

大矣觀吾甌水先生之所著述其說與已
同則從古人之說既從之則必記其姓名
雖則不載書傳者皆如之若解孝經論語
學庸荀卿之書是也然後始復漢魏諸注
家之舊抑道之行廢屬命則未詳他日學
士之月且若何若其所為則可為後來諸
注家之像式矣

武州 飯山義方撰



論語集義跋

初余遊于養志亭也常聞山
子講論語之日門人蟻集葵園
翁尤先宰而能解其義不幸
山子中道而沒乃二三君子就翁
而聞當時之說及文化年間翁之
一貫出余觀之其書無師說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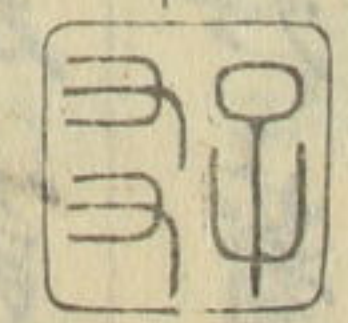
言言集義跋 卷四
三
之別於是大失其望何則山子
之學其廣博雖無端倪其用心
者以論語為首然而不記其名
萬世之後誰有知之者乎嗟嘆
之餘一日到卷末字句之先生曰莫
憂余帳中有集義在出而示之
一覽之則漢魏以來諸家之說是

者悉擇而載之皆錄其姓名加之
以山子之說與先生之說必加師
說二字以別山子之說且其所著
述卓然發古人之所未發頗有出
人意表者余大悅曰後學之大幸
也頃直君以先生之老將上本以惠
同社之諸子於是先生使正輔書其

末正補以前日有問對之義不能
固辭乃錄其所嘗語之始末以為
集義跋

文政乙酉冬十月

上毛安中 尾崎正輔識



柴田慈書



Handwritten notes in blue ink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